

藝術賞析

Culture and Arts

「一頁飛鴻」

「一頁飛鴻」

▲展覽現場

【大公報訊】記者張帆上海報道：上海龍門雅集正舉行「美像——林海容作品展」，呈現林海容系列「美像」作品。林海容畢業於四川美術學院，是一名具有強烈女性特質的藝術家，「大頭娃娃眯眯眼」的藝術符號跟隨林海容走過了近十個創作年頭，在藝術家畫筆下變換着各種人物角色，其中人像系列更是林海容一直持續經營的繪畫主題。

林海容表示：「近期的作品基本上拋棄了以前所有的系列，只專注於人像；只要是感興趣的人像，我都把它保留轉存起來並與致勃勃的轉移到畫面上來。每個人像素材給我的那種動人的情緒，靜默、愉悅、哀傷、詼諧，我都樂此不疲的去探索能表達的方式，努力的『真』並且『像』。我在這個過程中體驗到極大的樂趣和滿足。」

藝術家何多苓認為：「林海容的『美像』系列是她以自畫像為線索的一系列作品的延續。這裡所說的自畫像，並不是通常意義上的，不具備外形上的肖似，而是一個幻想中的自我的雛形，是她多年來一直寄託於其中的外殼。林海容的日常生活幾乎和所有適齡女人一樣，工作，相夫教子。作為一個畫家，她還有另一個生活，如她自己描述，一個在真實中不存在，卻比存在更真實的生活。這個生活就在她的畫中。」

開展前夕，林海容從藝生涯首件裝置作品「美鏡」漸漸成型。「美鏡」誕生在兩扇古典浮雕鏡中互映形成的無限景深之處，將並不完美的現實通過鏡面上屬於藝術家另一個自己的萬千媚眼呈現出理想化的美的特徵，定格於影像中。這件作品的展出，也開啓了她今後的多元創作方向。

該展覽展至本月十五日。

◀林海容「美像」系列作品《座上珠璣昭日月》 本報攝

►菁瑋飾演常映輝從小照顧的養女雁翎，在《一頁飛鴻》中大耍水袖功夫



◀常映輝（右，黃韻材飾）仰慕葉飛鴻的才華，多年來協助謄抄劇本，一字一句寄心間



◀左起：葉榮光與常映輝、雁翎回味着手中麥芽糖公仔的香甜

►廖啓智在《一頁飛鴻》中飾演粵劇名編劇家葉飛鴻

（攝影：Yankov Wong）

葉飛鴻的劇本遺作，在相處上宋與師傅有着父慈女孝的濃厚親情。菁瑋不但演得充滿生活感，更於劇中大要令觀眾拍案叫絕的粵劇槍法和水袖，而鍾一鳴、陳鴻則分別用喜劇、寫實演法凸顯角色的唯利是圖，當中以服裝造型浮誇的福爺令觀眾邊看邊笑邊慢邊認不到飾演者是誰，最為驚喜。

《一頁》下半場，花了不少時間演出一段似象徵葉飛鴻與常映輝感情的粵劇折子戲，這折子戲跟劇中一些內容都志在體現人對傳統文化的真摯感情，該些內容計有：宋雁翎與常映輝都重視粵劇的表演傳統，不想以「新派粵劇」之名毀掉傳統；飛鴻的衆多劇本保留在圖書館；葉榮光憶起童年的麥芽糖之味；宋雁翎不滿傳統戲棚被地產項目取代，使筆者看到台上所搭的小規模竹棚布景時，不禁想像：如果《一頁飛鴻》放在真正的戶外竹棚演出，效果怎樣？

葉榮光在美國長大，可是劇本沒有令這角色的台詞夾雜不少英語兼談及一些美國的事物，而《一頁》亦不像杜國威的《星海留痕》般有刻畫到東西方音樂的衝擊、融合。筆者覺得東西文化的衝擊（甚至排斥）、融合適合放進劇中，讓觀眾對傳統文化的流失、保留產生更多想法，陳敢權棄掉這樣的處理，看來是不想令戲變得俗套吧？

梅花撲面 孤清幽香

梅蘭竹菊是中國傳統花鳥繪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文化上將梅蘭竹菊稱為「四君子」，是源於這四種植物具有的情操意象和傳統文學以其作為歌頌和褒揚高尚氣節的內容。此次以題材劃分為線索，把不同時期不同風格的同一題材聚合在一起，展出的繪畫作品有明代陳淳、徐渭、陳洪綬，清初「四僧」中的八大山人、石濤與弘仁，常州派的惲壽平，揚州八怪的鄭燮、金農、羅聘，海上畫派的任薰、吳昌碩，嶺南的居廉及其徒弟高劍父、陳樹人等各具代表性的畫家的作品。

明陳錄的手卷《推篷春意圖》是本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 安東尼奧·加迪斯舞蹈團晚上八時十五分於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演出舞劇《卡門》。
- 合家歡節目「開懷集系列：羅拔·摩根《小丑機友愛歷奇》」晚上七時三十分於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上演。
- 戲劇《3D兵馬俑》晚上八時於葵青劇院演藝廳演出。
- 美斯音樂晚上七時於沙田大會堂文娛廳舉行音樂會「美斯音樂教育周年匯演」。
- 伍詩婷主辦「過·渡」藝術展於香港文化中心大堂展至本月三日。

►兒子葉榮光（左，歐陽駿飾）渴望卻又未能親身體現父親葉飛鴻的愛



何俊輝

（引起映輝妒忌），更自豪地向榮光指出：「我把對家人和生活的很多感受全寫進劇本中，你（榮光）應該看一看我的粵劇劇本。」明顯這爸爸沒有醒覺到一個在美國求學、長大的男孩子，很大可能沒興趣及懂得看文縷縷的粵劇劇本，「透過爸爸寫的東西感受父愛」只是一廂情願。

下半場演折子戲

筆者看《一頁》時總感到此劇是編劇的夫子自道，陳敢權應像葉飛鴻般能從寫劇本的過程得到大量樂趣，然後一個個劇本在將來自然「命途」各異，有些劇本可長久為觀眾／讀者（包括劇作家自己）帶來很深的感受、印象，有些卻易教觀眾／讀者遺忘或感到劇中的意義隨歲月變遷流逝，《一頁》多次用「雪泥鴻爪」來形容劇作家的戲劇人生可謂相當貼切。筆者亦估計：或許陳敢權也曾忙於寫劇本而忽略家人吧？

上半場演出後半段，編劇獨寫葉飛鴻與常映輝於飛鴻家相處的多個回憶片段，戲台上反串做花旦的映輝在黃韻材的投入演繹下，他的日常生活便包含一句句說得活生生的陰聲細氣話，以及習慣撒嬌、不時顯得婆婆或執著等神似的角色特質，最重要是觀眾深深感受到映輝心裡一直愛着飛鴻（映輝視自己為飛鴻妻子般的「一家人」），然而飛鴻在陳敢權筆下沒有跟映輝有任何親密的同性戀行為。個性剛強、粗聲粗氣的飛鴻除了表明自己「一直愛寫劇本外，更表明映輝在他心中只是「一家人」，似在親情上替補已移居到美國的榮光，明顯飛鴻並非用和藹可親的態度對待映輝這「新兒子」，而是把「新兒子」當作編劇工作的夥伴，用嚴謹、有時暴躁的態度督促他或令他活得更更好。

宋雁翎（菁瑋飾）一直維護師傅常映輝，以免他遭市儈的粵劇商人福爺（鍾一鳴飾）與不擇手段的律師Winson（陳嬌飾）騙走

文人畫家解讀「四君子」

【大公報訊】記者黃寶儀廣州報道：由「歲寒三友」衍生而來的梅蘭竹菊「四君子」題材，自宋朝開始屢見不鮮，成為中國文人以畫明志的不二之選。正在廣東省博物館展出的「君子之風——傳統梅蘭竹菊繪畫展」，精選了元代至民國梅、蘭、竹、菊四類題材的名家佳作八十餘幅，展示了不同時代文人畫家對「四君子」的解讀。最有意思的是，當同一題材並列一起展出時，藉以明志的四君子，不經意間成為泄露作者內心的中介，世俗的紛擾在筆下顯露無遺。

次展覽一大亮點，這是該作品第一次全部展出。陳錄能詩善畫，尤工墨梅及松竹蘭意，筆意儒雅，畫梅與王謙齊名，而筆力勝之。其傳世作品不多。

看細節或者看全部，是兩種不同的欣賞習慣，手卷不得不說是更符合中國人欣賞藝術的手法：三五知己，焚香品茗，再慢慢展開手卷細細品味，如遇名人墨客，受藏家之邀請，也會在畫後題上一段觀後感或鑒詞。這種風雅的鑒賞活動，是中國藝術品蘊含的特色之一，也成為作品流傳有序的依據。但當記者隨着手卷緩緩前進，彷彿是跟隨着空間變化，樹上不同方位的梅花撲面而來，孤清、幽香。

春意寧靜 古樸典雅

同樣是畫梅花，明代畫家陳洪綬的《寒香幽鳥圖》上承宋元寫實畫法，雖然在工筆重彩中寫意的成分多一些，但仍屬於較為工筆寫實的畫法。在這幅畫中，花的形態勾勒和渲染、梅幹和石頭的皴擦、小鳥的絲毛和分染，種種工細畫法，表露無遺。

看《寒香幽鳥圖》，整個畫面顯得非常古樸典雅；看《推篷春意圖》，最

大的感覺則是寧靜，似乎時間和空間都不復存在，只有那孤傲的梅花在冰天雪地中獨自綻放。但是，當記者的腳步來到另外一幅梅花作品前，立刻就有回到世俗的感覺，那是清代的一幅《梅花喜鵲圖軸》，過多的焦墨使畫面顯得喜慶、熱鬧，使人很難在畫面中感受到文人的氣息。原來，至明清時期，人們又借梅花之五瓣賦予其五福之文化寓意，即

梅花五瓣象徵着快樂、幸福、長壽、順利與和平，以傳春報喜的面目進入尋常百姓家。

梅的孤傲，蘭的香幽，竹的堅韌，菊的高潔，一直是文人理想人格的化身，但不同作者筆下，同一題材表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也體現出不同的性情與風格。

該展覽至三月十五日結束。



▲明陳錄手卷《推篷春意圖》

本報攝



▲清陳津《梅花喜鵲圖軸》

本報攝



▲近代吳昌碩《墨梅圖》

本報攝



▲清石濤《菊花冊頁》

本報攝